

大庆给我的印象是颠覆性的。我脑海中的大庆印象,是从纪录片中得到的。大庆是油都,除了高高的钻井架以及不断“磕头”的采油机之外,便是简陋的“干打垒”平房。然而出现在我眼前的大庆,色彩缤纷、样式各异的高楼大厦拔地而立,是一座拥有将近300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。

1959年9月26日,新中国10周年大庆前夕,黑龙江省松嫩平原的“松基三井”喷出了黑黝黝、黏乎乎的宝贵石油,引发一片欢腾。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得知喜讯,便以“大庆”命名这个新发现的大油田。半个多世纪过去,一座新城在这里崛起,成为黑龙江省的“副中心”。

进入大庆市区,首先要经过一座长达5公里的斜拉桥。这座桥不是架在江河之上,桥下一团团绿色的草甸与清亮的水面交错,叫做龙凤湿地。这座在2010年建成的大桥被誉为“生态桥”,起着保护湿地、保持活水流通的作用。

大庆拥有249个大大小小的湖泊,人称“百湖之城”。这些湖,如今逐步改造成水景公园。我最喜欢黎明湖,仿佛是嵌在大庆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

秋令护眼防老视



入秋的天气,紫外线依旧强烈,在一家上市公司任项目经理的张经理,天天在建筑工地来回跑,也从不戴遮阳镜和帽子,不承想,最近一个月,他眼睛出现胀痛流泪,看近处不能持久,还时有头痛,反应也开始迟钝了。他来到眼科医院检查,才发现原来是“老视”。

“老视”俗称“老花眼”,是人体开始衰老的信号之一。临床医学证明,年过四十后,人的眼晶状体开始变硬、弹性变差、调节视野焦点的功能降低,出现视近困难、无法持久;阅读时需要强光照明等问题,眼睛老花一般在40-60岁之间,并逐步加深。老视眼的发生虽然与年龄相关,但这不是必然规律,如果人们能从点滴的生活细节中重视用眼,那么,是可以延缓它的发生的。

一、少接触紫外线,多戴遮阳镜。日本北里大学一项抗衰老医学研究证实:要推迟老花眼的到来,首先要防紫外线。每天的10点-15点,紫外线会逐渐增强,并且,海拔每高1000米,紫外线强度就会增强约10%。紫外线不仅会使老花眼提早出现,还有眼胀、头痛、恶心、烦躁等症状,并加剧,诱发急性“紫外线角膜炎”以及白内障,时间长了甚至还会导致失明。因此,人们秋令外出,宜戴有防紫外线功能的太阳镜,同时最好戴上宽沿帽,阻挡紫外线进入眼睛。

二、除了防紫外线,也要多喝水、少食盐。这是因为在依然炎热的“秋老虎”天气,出汗多,如人体一旦脱水,体内液体的正常代谢就会发生紊乱,一些异常的化学物质,就会损害晶状体,导致老视及白内障的发生。调查还发现,盐的摄取量过多也与视功能下降、眼病发生有一定的关系。

三、看近看远多调节、少疲劳。从事精细的近距离工作的人,比从事远距离工作的人出现老视要早。

后可供新建项目之用,这可以说颇有远见的。

我在大庆生活了4天,从未遭遇堵车。大庆轿车拥有量是很高的,但是大庆的道路宽广,所以很少堵车。大庆大型建筑物前后设有停车场。记得一天早上8时,我来到大庆市图书馆,广场上已经停了许多私家车,很多年轻读者在图书馆餐厅用早餐,然后在图书馆借书、读书。这里读书蔚然成风。

在我看来,大庆最值得参观的是铁人王进喜纪念馆。虽然纪念馆是以王铁人的名字命名,但实际上记述了以王进喜为代表的

第一代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的精神。“石油工人一声吼,地球也要抖三抖”,王进喜和他的战友们

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,开创了我国第一大油田。正因为这样,在如今现代化的大庆,以王铁人命名的有“铁人大道”、“铁人中学”等等,永远纪念开创者的功勋。

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大庆开始转型,进入第二次创业,即在发展石油生产的同时,发展高科技。高科技迅速崛起,以致与石油生产平分秋色,即各占GDP的二分之一。

大庆建成萨尔图机场,每天飞往北京便有4个航班。大庆是通往广州的“广大”高速公路的起点。大庆与哈尔滨之间的高铁正在建设中。这座北国新城正在以便捷的交通,迎接四方来客。

我国广西南部

的石灰岩地区,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植物——蚬木。这种植物最高可达30米以上,树皮灰色光滑,叶片呈椭圆形,木质坚硬,入水即沉。

蚬木是一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,蚬木比重达1.128,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的木材。蚬木又名“钢铁树”,其材质致密,坚重,入水即沉,硬如钢铁,敲击可发出金属一样的铿锵声,砍伐、加工都十分困难,甚至钉子也钉不进去,可以说

是“刀枪不入”的钢铁木材。

蚬木所以这样坚硬,除了本身生长十分缓慢、纹理致密外,还由于它多生于岩溶山地,为了吸取养分,它的树根深深地扎进石灰岩缝中,吸收了许多钙质矿物,聚集在木质中,蚬木便长得其硬无比,其重无比。蚬木的木材色泽红润,又密又韧,不弯曲,不开裂,既耐磨又耐腐蚀,为用于船舶、水工、特种建筑、高级家具和其他行业的珍贵用材。

冯忠方

“现在我是既盼望长假,又对长假有些发慌。”在一家外企供职的朋友对我说,每次过完一个长假都会觉得反而更累了。在生活中,像我朋友这样的人并不少。他们对长假的期望普遍很高,都希望长假中能彻底放松自己,但对如何过好长假却心里没谱,甚至还成了烦恼。很多人一想到长假,自然而然地给自己做外出旅游的规划,结果,往往将七天安排得满满当当,“路太远、人太多、车太挤”,非但很难体会到游玩的轻松,反而身心俱疲,而且岂只一个累字,还有烦字、恼字、怒字、气字争着来占领你的心头。

我们热爱过节,但不懂得休息;我们喜欢热闹,但又缺少节制;我们刚刚学会旅游,但尚未学会度假。我们并不反对在节日长假外出游玩,我们并不反对让自己跑到天涯海角,让负荷达到承受的“极致”。何况,如果把长假的内容单一地圈定为外出旅游的话,这节日的内容也就太不丰富多采了。

从注重物质消费的消费圈子里跳出来,向注重精神消费的这个看似虚幻的圈子靠近一些,或许会更神清气爽。张弛自如。不要再让盲目的累字彻头彻尾地占据我们的节日。

深夜,听着窗外小精灵的鸣叫,我油然忆起在“2004上海七宝首届金秋蟋蟀节”期间,在古镇的蟋蟀草堂开蟋蟀讲座时所遇到的挑战。

七宝乃名虫之乡,明清两朝皇帝将全国7个县乡:山东的宁阳、宁津、乐陵;浙江杭州的三堡、绍兴的道墟;安徽的宣城,以及上海的七宝定为贡虫之地。这些地方

的草民如果有幸逮到“大将军”,则可能晋京一睹“天颜”,从此一步登天。至今,这7处名虫之乡的后人为此津津乐道,沾沾自喜。2004年的蟋蟀节上我应邀前去开讲。孰料,我第一场讲座便遭到了“虫迷”们的挑战。

一番开场白后,我从中国历史悠久的虫文化讲到蟋蟀“黄、青、紫、黑、红、白”六大门类的鉴别、饲养、厮杀,以及南虫与北虫的不同特点及养法;更结合自己50年平生所见之悉虫,点评了15大异虫横空出世

的法门。讲到高潮,我通过幻灯投影,将七宝“虫王”方氏兄弟积40年之功,浸在富尔马林里的七宝名虫标本一一演示,同时从容回答“虫迷”的提问。

三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,就在我宣布讲座结束之际,后排站起一位戴无框眼镜、年过花甲的长者,他双手一揖,笑嘻嘻地说:“我是上海出去的美国人,每年回来玩虫,今天特意从虹口开车来听讲座的,你讲得不错,不过,玩虫不能纸上谈兵,我建议现在拿几条大虫开斗,请你当场点评哪条胜哪条负,我们才服你。”全场“虫迷”一齐叫好,推波助澜。我一听此言,顿时冷汗淋漓,心想今天碰到虫界“老克勒”了,只好硬着头皮答应。

少顷,蟋蟀草堂堂主捧出几盆从山东宁阳花高价买来的蟋蟀,通过闭路电视显示开斗情景。第一对出场的为“乌斑黄”和“淡色面”,我只看了一眼,见“乌斑黄”在栅里窜来窜去,尚未伏盆,而“淡色面”入栅却十分沉着,缓缓蠕动,便判断道:“‘淡色面’上风,‘乌斑黄’经不起重口。”果然,两虫相交,仅一个“喷夹”、一个“黑虎掏心”,“乌斑黄”便落荒而逃。众“虫迷”一惊。

第二对出场的为“白牙青”和“黄长衣”,我定睛凝视片刻,便厉声道:“‘黄长衣’上风,最多咬不过5口!”其因乃是“白牙青”要到霜降才能六爪凌空,中秋时分牙浆尚在,而“黄长衣”包扎紧、底板干。开栅后,两虫双须一搭,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抱作一团,连打3只“滚夹”,分别弹开,旋

至还成了烦恼。很多人一想到长假,自然而然地给自己做外出旅游的规划,结果,往往将七天安排得满满当当,“路太远、人太多、车太挤”,非但很难体会到游玩的轻松,反而身心俱疲,而且岂只一个累字,还有烦字、恼字、怒字、气字争着来占领你的心头。

我们热爱过节,但不懂得休息;我们喜欢热闹,但又缺少节制;我们刚刚学会旅游,但尚未学会度假。我们并不反对在节日长假外出游玩,我们并不反对让自己跑到天涯海角,让负荷达到承受的“极致”。何况,如果把长假的内容单一地圈定为外出旅游的话,这节日的内容也就太不丰富多采了。

从注重物质消费的消费圈子里跳出来,向注重精神消费的这个看似虚幻的圈子靠近一些,或许会更神清气爽。张弛自如。不要再让盲目的累字彻头彻尾地占据我们的节日。

深夜,听着窗外小精灵的鸣叫,我油然忆起在“2004上海七宝首届金秋蟋蟀节”期间,在古镇的蟋蟀草堂开蟋蟀讲座时所遇到的挑战。

七宝乃名虫之乡,明清两朝皇帝将全国7个县乡:山东的宁阳、宁津、乐陵;浙江杭州的三堡、绍兴的道墟;安徽的宣城,以及上海的七宝定为贡虫之地。这些地方

的草民如果有幸逮到“大将军”,则可能晋京一睹“天颜”,从此一步登天。至今,这7处名虫之乡的后人为此津津乐道,沾沾自喜。2004年的蟋蟀节上我应邀前去开讲。孰料,我第一场讲座便遭到了“虫迷”们的挑战。

一番开场白后,我从中国历史悠久的虫文化讲到蟋蟀“黄、青、紫、黑、红、白”六大门类的鉴别、饲养、厮杀,以及南虫与北虫的不同特点及养法;更结合自己50年平生所见之悉虫,点评了15大异虫横空出世

的法门。讲到高潮,我通过幻灯投影,将七宝“虫王”方氏兄弟积40年之功,浸在富尔马林里的七宝名虫标本一一演示,同时从容回答“虫迷”的提问。

三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,就在我宣布讲座结束之际,后排站起一位戴无框眼镜、年过花甲的长者,他双手一揖,笑嘻嘻地说:“我是上海出去的美国人,每年回来玩虫,今天特意从虹口开车来听讲座的,你讲得不错,不过,玩虫不能纸上谈兵,我建议现在拿几条大虫开斗,请你当场点评哪条胜哪条负,我们才服你。”全场“虫迷”一齐叫好,推波助澜。我一听此言,顿时冷汗淋漓,心想今天碰到虫界“老克勒”了,只好硬着头皮答应。

少顷,蟋蟀草堂堂主捧出几盆从山东宁阳花高价买来的蟋蟀,通过闭路电视显示开斗情景。第一对出场的为“乌斑黄”和“淡色面”,我只看了一眼,见“乌斑黄”在栅里窜来窜去,尚未伏盆,而“淡色面”入栅却十分沉着,缓缓蠕动,便判断道:“‘淡色面’上风,‘乌斑黄’经不起重口。”果然,两虫相交,仅一个“喷夹”、一个“黑虎掏心”,“乌斑黄”便落荒而逃。众“虫迷”一惊。

第二对出场的为“白牙青”和“黄长衣”,我定睛凝视片刻,便厉声道:“‘黄长衣’上风,最多咬不过5口!”其因乃是“白牙青”要到霜降才能六爪凌空,中秋时分牙浆尚在,而“黄长衣”包扎紧、底板干。开栅后,两虫双须一搭,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抱作一团,连打3只“滚夹”,分别弹开,旋

至还成了烦恼。很多人一想到长假,自然而然地给自己做外出旅游的规划,结果,往往将七天安排得满满当当,“路太远、人太多、车太挤”,非但很难体会到游玩的轻松,反而身心俱疲,而且岂只一个累字,还有烦字、恼字、怒字、气字争着来占领你的心头。

这片树叶,是1980年我和妻子谈恋爱时妻子不远千里寄给我的。收到这片树叶时,我特别激动。拿着树叶左看右看,越看越觉得那片树叶很有禅意,魅力无穷。一会儿,树叶像一把“小扇子”,风一吹,小扇子飞了起来,好像在为我扇风;倒过来看,树叶又像是小姑娘穿的黄裙子,还镶着一条褐色的花边;斜一点看,树叶又像一只美丽的蝴蝶,在我眼前轻盈地飞舞。欣赏了好一阵以后,我便小心翼翼把它放进了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这本词典是我由副连长改行当政工干部不久在新华书店购买的。为了保护好词典,我找来一块粉红色缎子布,一针一针把词典包了起来。随之,往事历历滑过心头……

我想起了那个夜晚,我和妻子坐在灵秀山上金相院旁边的榕树下,静静地听着舒伯特的《菩提树》:“门前有棵菩提树,生长在古井边,我做过无数美梦,在它的绿荫间……”天籁之音,轻柔圆润,如诗的情怀,缠绵的往事,一起氤氲在菩提之下。想起了我穿上了绿军装来晋江以后跋涉过的路程……

时间过得真快,一晃34年过去了。这本词典除了那块做封底的缎子布开了一厘米长的口子外,其余完好无损。那片树叶则不离不弃地躺在词典中依然保持着当初的形态。那天,我又轻轻地拿起了这片树叶,在阳光的照耀下,树叶十分透亮,清晰的脉络像丝网一样布满叶片,好似心形的薄纱,一丝遥远的记忆透过这片薄纱,慢慢渗入我的心底。那是家乡来自山洼里春天的一片叶子,是一位姑娘用命运之手来撒下来,赋予了它特殊印记的叶子。

离开晋江二十多年了,我孙女都已经三岁多了,当孙女长大后,我要给她讲讲这片树叶的故事。

沿栅徐行。两虫再次会面,“黄长衣”大叫3声,一个“造桥夹”,将“白牙青”钳到栅边,足足揪了十几秒,疼得“白牙青”跳栅而逃。众“虫迷”大惊。

第三对出场的为“花项淡紫”和一条色面不清的“两头尖”,我仔细端详它们足足有几分钟,无论从虫儿的厘码(大小)、干老、长相而言,都难分伯仲。然而,按《虫谱》说法,“花项淡紫”绝对是上品,但北虫不像南虫,色面清爽的不一定出将。我拿定主意,大喝一声:“‘两头尖’上风!”至于恶虫能咬几口,我确实没把握估算了。结果,两虫相交,只

听得油爆花生米似的一声响,“花项淡紫”被“两头尖”一口咬伤,珠水溢出,痛昏过去。众“虫迷”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。

3场战斗下来,众“虫迷”不好意思再考我了,而我的内衣已然湿透。因为小精灵毕竟是动物,变数太大,我一旦评错,岂不坏了七宝的名声。

今宵打健

江更生
吃煞勿胖
(三字农业用语)
昨日谜面:游戏刚开始
(卷帘格,上海路名)
谜底:肇方弄(注:按格法,逆读作“弄方肇”。方肇,才肇始)

重温当年小人书

吴列平



连环画俗称“小人书”,是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、刻画人物的通俗读物。在没有网络、电视机罕见、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里,连环画是中小小学生最喜爱的课余读物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连环画发展的高峰期,那时候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小人书摊,花上几分钱就可以坐上大半天,尽情地阅读心仪的图书,这是当年孩子们最大的精神享受。连环画里的经典形象伴随着童年的嬉戏与成长,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,连环画遭“横扫”,小人书摊也就此绝迹。“文革”结束,连环画迎来了第二个繁荣期。小人书摊一度又重新出现在街头,这是我在福康里弄道口

拍摄的小人书摊(左图)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化,电视、网络等新媒体的崛起,连环画也跌入了低谷。虽然近年来连环画在收藏领域异军突起受到追捧,但它已经远离广大读者,成为小众藏友的宠儿。

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上,我们又见到了久违了的小人书摊,由小书架、小板凳和连环画组成的小人书展台,让不少中老年读

者前来重温童年时光(下图)。前排的老年读者正看得津津有味,仿佛又回到了童年;后排的两个小年轻却摆弄起了平板电脑,两代人的代沟显而易见。

童年的记忆是珍贵的、美好的。当这种记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行为时,它就会变成社会的财富。但愿书展上的小人书展台能够长期保留,不时唤起我们的童年记忆。

